

自由時代

王貞文 (Ông Tsing-bûn)

第一屆海翁台語文學獎小說類正獎
原刊於《島鄉台語文學》第23號，2001.06.30

下晡時，烏陰的台北街頭，遊行的隊伍開始亂去，有人對警察大細聲喝，有人圍做伙恬恬哺薰，旗仔、布條離離落落，氣氛雖是緊張，總是逐家攏已經忝，精神無集中。總指揮請逐家坐落來，等待警察的反應。佇烏烏暗暗的人群內，忽然轟一聲，一葩火柱 tshing 懸起來，伊鼻著汽油味恰臭火焦味。烏色的鐵線恰鐵架將遊行的人隔離，遠遠倚咧觀看的警察恰記者開始向火燄著起來的所在走過來。

涼涼的雨落佇街頭，總是火比雨較強，燒袂煞，一時無人敢倚過去拍火。火內彼人的形體變做烏色。伊嘛無振動，坐佇遊行的隊伍中。腦筋 nái 會忽然間完全失去作用，一粒心臟跳甲親像野馬，鬚邊 siak-siak 叫。

有足濟兄弟講好，這擺的遊行一定愛有犧牲，才会有作用。雖罔講，只有阿楠會做出來，所有人攏坐佇遐觀看。無人料到阿楠會做出遮爾壯烈的代誌——放火燒家己，跟綴南榕，將深深的疼恰永遠的怨感掖佇同志的心肝，將烏焦的身軀放佇人間，認真的靈魂做家己去。

南榕的火，伊無親目看著，阿楠的火，這世人會綴伊綴

牢牢，三不五時就佇伊安寧的日子雄雄著起來，予伊的心袂安寧。

昨暗伊閣夢見街頭的彼葩火。佇夢中，伊衝過去抱變做火柱的同志，手予火吞去，手佇火內消溶去，變做金紅色的鐵汁滴落來，跤指頭仔忽然間親像予火燒著，足疼。伊大聲吼起來，家己醒起來，嘛共睏佇身軀邊的靜珠吵起來。

「阿河，閣陷眠矣？」靜珠用愛睏聲柔柔講一句，吐氣，反一个身，就閣睏去。路燈照入來，照著靜珠圓圓的額頸恰勇壯的肩胛頭。伊的頭倚過去，靜珠的呼吸平穩，充滿氣力，予伊的心情漸漸安定落來。

這幾冬，靜珠綴伊綴了真辛苦，總是靜珠快樂的本性一直無變，阿河實在真感激。伊無固定的頭路，一人自由慣勢，做人的辛勞做袂久，欲家己做頭家是無資本。靜珠佇夜市仔賣內衫褲，伊人聲嗽大，勢招呼人，生理做了真好。阿河只有幫忙排擔仔、收擔仔，若叫伊坐踎遐鬥賣遐的繡花繡甲嬌嬌的女性內褲，一球一球膨膨的奶裕¹，伊面就會紅，講話會大舌。生理攏是靠靜珠，靜珠達觀的笑容是伊的生理 thōng 大的本錢。

阿河猶久咧做趁大錢的夢。朋友若報，伊就去試：賣靈芝、賣電爐、賣新款式的鼎。伊雖然無口才，總是伊相信誠意推銷，人嘛會感動。伊講，建國的理念嘛是用誠意咧炭的，一面做生理，一面推銷建國的理念，敢有比這閣較好的路？

靜珠笑伊單純，這是啥物時代矣！人信的是廣告，毋是實

在的物件。無誇口、無做假，欲按怎恰四界百花五色，廣告膨風歟雞胍²的商品競爭？真正實在的「建國」理念，免錢相送，嘛猶久會予人嫌！

阿楠佇街頭將家己當做火把點起來，實實在在的疼，實實在在的死，人嘛無將伊當做啥物大代誌。這幾冬來，政治活動遐鬧熱，選舉一波接一波，朋友因為綴無閣款³的人，捲入去一場一場的選舉，冤家的冤家，四散的四散，有啥物人會記得彼時全一條心，欲好好拚落去的熱情？閣有啥物人會記得予疼惜台灣的熱情燒死的人？

阿河家己敢毋是嘛漸漸共放袂記去？結婚了這兩三冬，伊逐日干焦咧想：閣來欲按怎活落去？若是透風落雨，靜珠無收入，抑是伊家己頭路閣無去，伊就責備家己，煩惱將來，感覺家己無資格做靜珠的翁。

逐日的煩惱是遐爾大。旋出去恰一寡朋友淋酒，聽寡消息，罵無良心的賣國台奸罵罵咧，雖然心頭一時有得輕鬆，總是嘛有深深的失落感。用血用目屎拚來的言論自由空間，竟然顛倒是予賣台集團充分利用，想著按呢，有時酒的溫暖忽然間會退去，清汗流落來。轉來到厝裡，想欲佇靜珠溫暖的身軀揣求安慰，靜珠鼻著酒味，目頭結做伙，伊就會失去勇氣，頭犁犁坐踎眠床邊。

「遮爾無膽！連家己的查某人攏毋敢抱！」伊佇心內恥笑家

1 奶裕：ni-tah，胸罩。

2 歟雞胍：pūn-ke-kui，吹牛、說大話、誇大不實。

3 閣款：siāng-khuán，相同、一樣。

己。總是伊知影，若是伊使用暴力對待靜珠，伊會閣較看輕家己。

靜珠若愈勇敢樂觀，伊就愈勾⁴，愈無自信。政治局勢的混亂予伊對家己所堅持、所向望的失去信心。就是佇這款心境中，1989年阿楠佇街頭放火將家己燒死的情景，煞不時來攪擾伊。

靜珠猶咧睏，阿河驚共伊吵起來，躡躡手行出去散步。外口已經鬧鬧熱熱，上課上班的交通亂紛紛。阿河有足久無佇早起時出來。夜市擔仔收了，攞嘛超過半暝矣，轉來到厝，整理數目，洗身軀，有時三四點才睏，伊已經慣勢這款生活。

若是有囡仔，就愛早早起，送囡仔出門讀冊。伊忽然真想愛有一个囡仔，伊會當牽囡仔的手，恰伊迢迢，講故事予伊聽。伊可能也會變做一个負責任的老爸，揣一个固定的工課，較苦嘛欲做落去。

伊恰靜珠無囡，兩個人攞欲四十矣，欲生囡可能愛真拚。靜珠捌結婚過，生一个囡了後離婚，囡予夫家的人請厲害的律師，用法律的步數強強搶去，伊怨感到今。

個兩個挂做伙的時，靜珠一直想欲愛恰伊生一个囡。伊先是予靜珠的熱情感動，盡力付出，規日做夢想欲看著靜珠的身體佇伊拍拚的耕作下面，開始變柔變圓，孕藏新性命。總是，靜珠一直無病囡的症頭。

4 勾：kiu，畏縮而退卻不前。

久矣，伊煞有一點仔絕望。靜珠成熟的女性身體，親像一葩燒燙燙的火，熱熱要求伊付出，總是伊的心頭不時有無膽失敗的冷雨咧滴，靜珠強猛的火燄煞被伊沃化去。靜珠無怪伊，猶久將伊攪咧，溫柔的手摸伊流汗的面。總是阿河感覺真屈辱，閣驚靜珠會繼續要求，伊共靜珠揀開，講：「你想欲愛囡仔嘛毋免遐爾雄。」

靜珠規个面攞掙⁵落來，大聲喝轉來：「啥人欲替你生囡！神經病！」靜珠青恂恂的面予伊驚一趔。自彼擺了後，伊煞相信靜珠無想欲生囡，愈勾。伊無固定的頭路、無查埔人的款、無膽閣無路用，伊相信家己無資格做老爸，這世人註定無後代。

伊毋知是按怎靜珠猶歡喜恰伊鬥陣過日。靜珠有講過，阿河恰伊以前的翁挂好倒反。阿河相信靜珠過去的查埔人是強猛粗魯的人，有錢有勢，靜珠的烈性予伊壓袂落去，兩個人逐日冤家，後來伊閣有別个查某，靜珠就提出離婚。

靜珠捌講過，伊所恰意阿河的，是伊的單純恰好心。總是阿河有一點仔驚驚，毋知家己的單純好心會當擋倂久。伊若看著一寡朋友因為投資股票，輸甲塗塗塗，放某放囡走路去，伊的心就會掙⁶，驚家己嘛會做出這款代誌。伊捌佇街頭看著同志的死，然後照常恰平常的人謁款繼續來活，無啥物大變換。伊敢袂佇困難臨頭的時，將靜珠出賣，然後親像無發生啥物代

5 掙：luah，原指以手由上而下撫摩，此指臉垮下來、臉色大變。

6 掙：tshuah，發抖。

誌，繼續來活？

伊是一个飄飄搖搖、真勢眠夢的人。靜珠是將伊換⁷轉來地面的氣力。有的時陣，靜珠蓋成伊的老母咧，疼伊惜伊，一面唸伊懣，一面憐憫伊單純。伊是一个無值得人愛的母成团，會食奶，袂反哺。

街頭的彼葩火。自由的時代。心情猶浪漫的時代啊！伊數念彼葩火咧燒的時代。

彼當時，伊心頭有一個人，伊有幼秀的跤手，猶久是青春少女的身材，長長柔柔的頭毛，烏蕊蕊有光的目矑，親像會看透伊的靈魂。伊叫做競純，是神學院「教會音樂系」學生。

佇競純的面頭前，伊頭一擺想欲胸坎 thén 起來，做一位大丈夫。

伊彼个時陣猶咧流浪，辭了本來業務員的頭路，毋知家己應該繼續讀冊，抑是好膽來創業，逐日無目標咧走從⁸。厝邊一个退休的嚴先生愛揣伊開講，恰伊講政治、講「美麗島」、講二二八，借《自由時代》雜誌予伊看。老歲仔恰少年人愈來愈投機。

本來，伊無拒絕嚴先生來拜訪，是因為伊想欲利用嚴先生廣闊的朋友關係，替家己的將來拍算，總是，後來，伊煞予嚴先生所投入的世界迷迷去。伊才發覺，原來，並毋是所有的人

攏自私自利，想欲趁大錢，過四序⁹的生活，原來，猶有濟濟人看著臨到台灣的危機，拍拚欲來改變現狀，開創有自由有尊嚴的台灣。

伊若有閒，就綴嚴先生去聽政見發表會，抑是恰彼群嚴先生的「友的」啉一杯，伊漸漸受著這群人的接納。看伊對台灣單純坦白的愛，聽伊講起佇街頭恰鎮暴警察摔拚的故事，伊開始嘛有浪漫悲壯的心情：伊決心欲一世人流浪，只有等待「母親台灣」的呼召，就是呼召伊去赴死，伊嘛甘願。

嚴先生是附近一間「長老教會」的「長老」，所以嘛招伊去做禮拜。禮拜無親像政治聚會遐爾趣味。拜堂廳有冷氣，窗仔攏關綑綑，若無，街路的車聲就會傷吵，無人聽有牧師咧講啥。去到拜堂的人攏穿甲嬌噹噹，一个一个看起來攏真有氣質，講話用語嘛恰大眾無閤款。綴嚴先生去半冬了，伊一直袂適應，教會的人毋是遐爾好鬥陣。直到競純出現，去禮拜堂做禮拜才開始變做快樂的代誌。

競純是予學校派來實習的。伊愛負責佇禮拜的時彈鋼琴，閣愛恁教會的青少年唱歌。伊真愛看伊跤手猛掠¹⁰指揮彼陣歹管教的少男少女唱歌，競純家己看起來嘛猶是一个囡仔，幼幼軟軟的手若粉白色的尾蝶仔咧飛。

伊若佇彈琴，阿河有時就袂記得唱聖詩，一籮人愣愣，看伊縛懸起來的頭髮，幼絲的頭毛有幾絲仔爭取著自由，散落

7 換：khiú，拉扯。

8 走從：tsáu-tsōng，奔波忙碌。

9 四序：sù-sī，舒適。

10 猛掠：mé-liáh，形容動作敏捷。

來，綴伊掀譜的動作，輕輕咧摸伊白白的面，佇伊粉紅粉紅的耳輪邊咧撻。

伊開始去參加青年的聚會，只是爲著想欲有機會佮競純親近。競純會紮¹¹ gi-tà¹² 來，青年若大聲唱歌，伊就佇邊仔伴奏。伊袂愛講話，平常時就是看伊恬恬笑，認真唱歌，看起來真溫純，總是伊若是講話，就有一款威嚴的氣勢。

競純時常講的一句話，就是：「無論著時無著時，應該做的就愛去做。」伊講這是伊的媽媽的話。

個兩人較熟似了，競純有共伊講，伊的爸爸是庄跤牧師，媽媽是辛苦的「牧師娘」，教會大細項事攏是伊咧管。爸爸時常講：「無論著時無著時，攏愛傳福音。」媽媽較實際，講：「應該做的就愛去做。」

美麗島事件發生了，有教會的傳道者受牽連，競純的媽媽連鞭召集一寡人去照顧受掠¹³ 的人的家屬。教會內有抓耙仔，假做好心來警告，講政府掠人毋但一波，教會名譽真要緊，牧師娘的囡仔嘛猶細漢，毋通受牽連。競純的媽媽大聲回講：「就是因爲逐家驚受牽連，咱基督徒才應該拍拚來關心。」

嚴先生真呵佬競純，講伊比一般佮伊全水¹⁴ 的少年人有見解，因爲出身民主鬥士的家庭，無予國民黨教育污染去。

阿河心內想，競純早慢嘛會做一個牧師娘。聽講神學院音

樂系的學生是牧師娘的熱門人選。競純是遐爾青春少年，伊是一個事業無成就的中年人，伊只有遠遠欣賞競純，向望競純會捌伊的心。

鄭南榕拒絕受掠，寧可將家己燒死。新聞一下出來，遐的「友的」攏受著真大的衝擊，逐家一直問，佇這個關頭，著愛爲台灣做啥物？伊決意去台北參加「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」的遊行，佮警察國家拚到底。有真濟人一面流目屎一面講，著綴鄭南榕來死。

阿河的熱情嘛攏予人激激出來。大聲講：「恁有某有罔的人，著留性命顧後一代，做恁放予我這款無某無猴的人來拚！」講了，伊心頭浮現競純美麗的形影，忽然間真可憐伊家己。

欲出發的前一日，伊去神學院的查某宿舍揣競純，舍監用懷疑的目睷佇伊的面頂巡兩擺，才損電話去樓頂通知競純。

彼日，競純穿一軀彼時流行的綿布衫裙。寬寬闊闊，粉紅色的長裙佇風中起起落落。個兩人倚佇宿舍門口的樹跤。

伊講：「阮明仔載欲上台北去遊行。」

競純講：「可惜明仔載我愛教琴趁錢，閣有教會的工課。無我嘛真想欲去參加遊行。」競純閣講一寡仔學院內對鄭南榕的死的反應，講學生的心情嘛攏受影響，無想欲上課，開研討會討論「自殺」的神學佮倫理意義。競純愈講愈有意思欲放下一切，綴伊起 lūh 台北遊行的款式。

伊較緊講：「這擺可能會起衝突，有真濟人講，欲真正來拚一場。到底會發展到啥物地步，無人知。恁學生囡仔猶是留落來上課較著。」伊心內想欲講：「你千萬毋通綴阮去，予我一

11 紮：tsah，帶。

12 gi-tà：日語借詞，原讀「ギター」；吉他。

13 受掠：siū-liáh，遭到逮捕。

14 全水：kâng-tsui，同輩。

人來拍拚。」總是伊真驚得罪競純。伊心內想欲問：「若是我出代誌，你會紀念我無？」總是伊只有講：「我只有想欲佇遮爾特別的日子以前，向你講一聲『再會』。」

競純真嚴肅看伊，然後忽然間笑起來：「你無想欲閣去教會聚會矣？」

「我若平安倒轉來……」伊悲壯的心情予競純的笑擾亂去，忽然間，伊明白，伊袂成做英雄，伊干焦是一个綴路的小跤數。伊母知欲按怎閣講落去，只好講：「我若平安倒轉來，咱就佇教會再會。」伊越頭就欲行。

競純佇伊後壁講：「我會替你祈禱。」

我會替你祈禱。我會替你祈禱。遮爾濟冬來，這句話一直纏絆伊。

佇落雨的街頭，火忽然著起來，無人拍伊會化。伊心內只有競純，想著競純講：「我會替你祈禱。」伊嘛有想欲家已成做火種，總是伊只有坐佇雨水灌沃的街頭，無行動，因為伊想欲閣為競純來活。

警察的鎮暴水車 nái 無將阿楠的火沖予化？Nái 無人會當將伊夢中的火消滅去？

伊平安倒轉來，總是伊對家己真無滿意。伊無想欲見著競純，驚家己的無膽會予伊看破。等伊心情較好，伊才閣去教會禮拜，總是，伊看著是另外一个查某囡仔佇彈琴，聽講競純已經去別的所在實習。暑假已經到，競純無佇查某宿舍。伊無閣佮競純相拄。

阿河一面思念過去的代誌，一面無目標慢慢捱，無意中，行到伊十幾冬前所蹣的所在。伊想起嚴先生，真久無聽著伊的消息，母知伊是母是已經過身去。伊倚佇路邊，看過去伊所蹣過的簡單樓仔厝，已經閣搭鐵厝，改建過，這搭圍仔是學生區，過去幾冬有真大的變化，只有隔壁嚴先生的厝，外表看起來攏無變：兩層樓有前庭的販厝¹⁵，牆內有兩三櫟聖誕紅探頭出來，藍色的柴門，舊式的門燈，十幾冬的時間對遮流過，只有予柴門小可退色。

嚴先生的門口貼一張彩色的海報，伊真好奇，就近去看。海報頂是一个樂團的相片，一位少女佇搥爵士鼓，另外一位擲 keyboard，中央倚一个瘦瘦的查某人，頭毛短短，穿牛仔褲，手抱 gi-tà。海報的下面寫：「烏鶯樂團見證音樂會——大光照台灣」。

門忽然間開開，阿河趕緊退一步。門內行出一位老人，看著伊倚佇遐，就客氣客氣共伊請安。阿河認出老人，問講：「嚴先生，你會記得我無？我是阿河啦。」

嚴先生想一睷，才想起來：「隔壁的阿河，我會記。」伊的笑容真親切，「我會記，你嘛是一位民主的勇士，真熱心。你這馬誠有成就矣？」

「無啦！嘛是親像過去，做推銷、排擔仔。景氣真穩，袂出頭天。」

「有成家矣？」

15 販厝：huàn-tshù，成屋，蓋好準備出售的房屋。

「有娶著好某。」伊母知家已是按怎有必要佇嚴先生面頭前強調靜珠是「好某」。見著嚴先生，心頭所浮出的競純的形影就愈清楚，威脅著伊現在的生活。

「真好。真好。有好某，人生著快活。」嚴先生快快樂樂講。

時間是有佇嚴先生身上留落痕跡。伊的頭髮完全白去，行動有一點無利便，目睷嘛無親像以前遐有光，總是伊熱情的笑容無改變。阿河問：「我是看著你門口貼的海報，才過來看的，這是啥物音樂會？」

「真趣味乎？這馬的少年人做運動佢咱的時代無髑款，個會去組樂團，寫歌。阿純真厲害，選舉的時對台灣頭唱到台灣尾，真好，真好。」

「阿純？」

「伊是教會的囡仔呢！這位是阿清，彼位是阿玲，攏是咱教會的囡仔，阿純受正統的音樂訓練，聲真好！伊攏家己寫歌。你會記得阿純無？伊捌教咱教會的囡仔唱歌，畢業了後閣佇咱教會做幹事，無親像一般人干焦知影欲教琴趁錢。」

「伊畢業彼時，我已經爲著頭路離開台南。伊就是烏鶯樂團的主唱？」

阿河閣再斟酌看海報頂面的查某囡仔。伊腦海中的競純是頭毛長長的校園美女，海報頂面的是一位自信的女傑，短短的頭毛染甲青青紅紅，烏色的短衫，有真濟囊袋仔¹⁶的牛仔褲，看起來真有個性。阿河認真看伊的鼻目，小可認出競純帶威嚴

的清麗。

「伊無成做牧師娘抑是醫生娘？伊遐爾嬌閣有氣質，nái 無予人逐去？」

嚴先生笑 hai-hai 講：「阿純若是聽著你按呢問，就會共你教訓講，現代女性的生涯是掌握佇家己的手內。你欲去聽伊的音樂會無？Ing 暗七點半，我猶有票。入來坐啦！我提票予你。」

「我愛去夜市仔排擔仔。袂當去。」伊細聲講。嚴先生耳空重，聽無清楚，熱情勉強伊入去廳內坐。伊提印甲嬌嬌的音樂會的票出來，強強塞入阿河的手內。

阿河幫忙靜珠共擔仔排好，車流、人群漸漸聚倚來。伊開始看手錶仔。平常時，這個時陣伊就會佇車內看手提的小電視，抑是去佢其他擔仔熟似人講話，無論按怎盡量留佇靜珠身軀邊。

伊想欲去聽競純唱歌，總是伊母知欲按怎向靜珠開喙。烏白編一个理由來離開，伊嘛做袂落去。伊本來想欲共靜珠報告早起拄著嚴先生的代誌，總是靜珠爲著擔仔位的租金有欲起的風聲，煩惱甲規下晡，拍電話四界問有啥物應對的可能性，伊煞無時間佢伊講話。

靜珠佢隔壁擔的人閣佇講起租金的代誌，伊雄雄想著，揣一个機會插入去講：「我有熟似人，伊佢市政府的人熟似，可能會當藉伊的關係講看覓。我想欲連鞭來去揣伊。」靜珠笑講：「你啥物時有這款有影響力的朋友？」

「是我以前的厝邊。我今仔日透早出去散步，閣拄著伊，

16 囊袋仔：lak-tē-á，口袋。

伊請我 ìng 暗恰伊去聽音樂會。」

「啥物音樂會？」

「烏鶯樂團。」

「毋捌聽過。」

「是有政治關懷的樂團啦。個有佇選舉演講會唱歌。」

「這個時代，nái 啥物攏愛 kháp 著政治。」靜珠發出不滿的感嘆，總是伊面笑笑，態度開朗共阿河講：「欲去就緊去，轉來鬥收擔就好。」

阿河真歡喜得著靜珠的同意，倚起來，就行。靜珠對後壁閣送來一句話：「聽了，ìng 暗是莫閣陷眠喔！」

音樂會是佇長榮女中的禮堂。聽眾大部份是青年男女，中學生嘛缺少，老人真少，所以伊連鞭就揣著嚴先生，去坐佇伊身軀邊。伊有認出一寡過去佇教會熟似的人，感覺家己親像行轉去家己的過去。禮堂大廳的光線柔和，氣氛平安，親像過去佇禮拜堂的感覺。

嚴先生看起來真快樂，面紅紅。伊講，這其實是一場紀念台灣建國先烈的音樂會，總是照少年囡仔人的意思，包裝了真軟性親切，為著欲予較濟政治冷感病的青少年，嘛會當接受。

競純出現佇台頂，阿清恰阿玲攏嘛就位。台跤掌聲熱烈。三位小姐頭毛攏剪甲短短，染做彩色，流行的深紫色短衫，露出肩胛頭恰有力的手骨，長牛仔褲，運動鞋，看起來蓋成是啥物少年隊。

競純的樂團真正有合青年人的口味，伊佇台頂跳來跳去，真有架勢，唱伊所譜的福爾摩莎讚美歌。受著伊熱情的鼓舞邀請，幾節了後，聽眾嘛會綴咧搖，唱：「福爾摩沙，我的愛！」

彈 keyboard 的查某囡仔，一面彈出予人心酸的和聲，一面開始講故事，講起台灣人代代的眠夢。一段故事，一段歌曲。有逐家熟似的流行歌，有原住民的歌，嘛有個三个查某囡仔家己的創作。逐家聽甲迷迷迷。台灣戰後的奮鬥史，一幕一幕出現：二二八、白色恐怖、中壢事件、美麗島、五二〇農民運動、反核反污染運動。

阿河感覺台頂的競純比以前離伊閣較遠，總是另外一方面，連接個兩人的氣力，猶久是真強，伊對家己講，這個氣力，是愛台灣的心。伊用伊的方式，競純用競純的方式，總是阿河無完全放袂記去為台灣的自由拍拚的日子，嘛無放棄眠夢。因為按呢想，困擾伊真濟冬的罪惡感恰無奈的心情，佇歌聲的陪伴漸漸散開，親像有青天出現。

台頂的競純手彈 gi-tà，溫柔的聲咧唱：「毋通放袂記，毋通放袂記，自由歌聲初唱的時。」

伊的心平靜落來。競純替伊佇紀念「自由時代」的美夢，紀念火燄，恰深深的愛，伊知競純的歌聲，會趕除伊的惡夢。

音樂會將近尾聲，競純佇台頂，開始感謝贊助的單位恰個人，最後，伊行落來，特別來扶嚴先生起 lūh 台頂。伊向聽眾講：「我欲共恁介紹 ìng 暗上大的功臣，若無伊的鼓勵、支持，烏鶯樂團袂成立，若無伊的走從，就無這場音樂會。」競純佇眾人的面頭前，將嚴先生攬牢咧，哽伊的面。嚴先生的面愈笑愈紅，

伊就近 mài-khuh¹⁷，講：「我真歡喜……」一句話講無了，伊忽然間無法度出聲，目睷展甲大大蕊，目睷仁親像欲落(lak)出來，然後，伊突然倒落去。競純對邊仔共伊 thén 咧，mài-khuh 傳出伊冷靜總是憂悶的聲：「咱中間有醫生無？請起來台頂。」

台下忽然間亂 tshìng-tshìng，一寡人跳起來，衝向台頂。阿河嘛走過去，伊真爲嚴先生擔心。一位醫生跪落來檢查嚴先生，有人提出手機來叫救護車。阿河袂當做啥物，嘛歹勢閣行轉去，只好倚佇拚鼓的查某囡仔邊仔。對這個角度，阿河會當看著競純的側面，伊長長的頷頸，優美的肩胛頭，親像過去佇禮拜的時，阿河看伊咧彈琴的角度。伊過去幼骨的手，這馬變甲真有氣力。

競純用冷靜的態度，處理這個場面，伊誠誠懇懇向台較的人說明：「嚴先生突然間心臟病發作，醫生已經盡力急救，嘛有人叫救護車。佇這個時，請逐家著做伙來吟嚴先生所愛的聖詩〈願我會愈愛你，我主基督〉，會曉唱的人請攏做伙出聲。」技術人員將燈火轉予暗，競純佇暗中慢慢仔唱：「願我會愈愛你，我主基督，跪落祈禱謙卑，求你賜福，我心懇求無離，愈久會愈愛你，會愈愛你，會愈愛你。」

阿河袂曉唱，總是逐家一遍閣一遍唱，伊漸漸嘛會曉一兩句，伊平常時毋敢出聲唱歌，總是這馬伊開始唱：「我心懇求無離，愈久會愈愛你。」伊毋知家已是欲爲嚴先生來唱，抑是爲競純，甚至爲著靜珠？

救護車來，將嚴先生送去病院，競純嘛綴過去，音樂會就按呢散矣。

伊轉去鬥收擔，靜珠講，夜市有一寡朋友已經欲組自救會，因爲景氣穰，租金若閣起，無人會當繼續趁食。

「這個年頭，做啥物攏是愛有自救會。」阿河有一點仔不滿：「選舉選遐爾濟遍，選袂出會照顧小百姓的人！」

「你去食著火藥是無？抑是有嚇燒酒？」

「我的朋友佇音樂會心臟病發作倒落去，我的心真亂。」

靜珠安安靜靜過來牽伊的手，無加講話。

轉去到厝，靜珠提出朋友家已激的桑椹(sng-suî)酒，恰伊坐落來開講。伊第一擺對靜珠講起伊恰嚴先生相捌的故事，講起伊恰彼群「友的」交陪的情景，教會，以及街頭的火燄。伊講起透早的奇妙因緣，親像一日的中間，轉去家己的過去旅行一擺。伊坦白講起伊這幾冬對家己、對大環境的失望。然後，伊講：

「當逐家四散、矢志、度苦過日，嚴先生攏猶久認真支持建國運動，毋捌矢志過，無論著時無著時，伊攏有做伊認爲愛做的事。伊才是應該受著紀念的人。若是伊因爲這擺心臟病發作來過身，伊最後的話就是：『我真歡喜』。」

「按呢聽起來，伊若是就按呢過身去，嘛算是真有福氣的代誌。伊看著伊的美夢有一點仔成就，伊免閣爲一寡烏魯木齊¹⁸

17 mài-khuh：日語借詞，原讀「マイク」；麥克風。

18 烏魯木齊：oo-lóo-bók-tsè，指人不精細分明、過於草率，喜歡胡說八道。

的代誌來受氣。」

伊想袂到靜珠會按呢想。伊放心共靜珠講伊的感動：

「主唱的人請逐家爲嚴先生唱聖歌，彼个場面我會永遠記牢牢咧。彼是真婿的送別場面，充滿神聖的愛。我嘛綴咧唱：願我會愈愛你。我一面唱，一面想著佇夜市仔辛苦工作的你。」伊心內響起競純講：「我會替你祈禱。」

靜珠的面予酒染甲紅紅，伊滿面春風，笑吻吻講：「你啥物時陣變甲遐勢講話？」

阿河的面嘛變紅矣，輕輕咬靜珠的面。靜珠出力將伊攬牢牢咧，佇伊的耳空邊重複講：「我的古錐阿河，我的古錐阿河。」伊的聲調充滿欣慕恰快樂。伊溫暖的身體充滿氣力，伊予夜風吹裂的喙脣輕輕仔磨阿河的額頸。阿河第一擺感受著兩個人的火燄是全款熱，伊無閣驚家己會佇靜珠的火燄中消溶去，顛倒是歡喜迎接這葩熱熱的火。佇街頭有火著起來，冷雨沃袂化。一位同志完成伊的工作，來離開，總是火無化去。

阿河睏了足甜的。夢中，嚴先生恰競純牽一个細漢囡仔，來到伊的面頭前，伊看袂出是查某囡仔抑是查埔囡仔，總是伊眞確定，這是靜珠恰伊的後代，欲佇一个紛亂的、憂愁的、總是有活命的自由時代來大漢。

作者簡介

王貞文（1965-2017），嘉義人，出世佇淡水。東海大學歷史系畢業，台南神學院神學系道學碩士，捌佇德國畢勒伯特利神學院神學博士班修業；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。長期研究教會史恰女性神學，也積極參與亞洲婦女資源中心（AWRC）的相關工課。捌用偉海、吳理真、綠鷹、綠茵等筆名發表過文章，出版過《海邊的棵葉樹》、《求道手記》、《橋上來回》、《控訴與紀念》等7部華語作品集。佇1994年的德國留學期間，開始用台語創作小說恰現代詩。2006年出版台語小說集《天使》，2015年出版台語詩集《檸檬蜜茶》。